

刘宾客文集

上

〔唐〕刘禹锡撰

刘 宾 客 文 集 下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翻印

(1974年10月)

•
(内部发行)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官至太子宾客，故又称他为刘宾客。是唐朝中期有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著作有《刘宾客集》。

刘禹锡在政治上推崇法家，与柳宗元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参与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目的是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但仍然遭到了大地主、大官僚和藩镇割据势力等顽固派的攻击。改革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被贬的情况下，他同柳宗元一起，勇猛地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论」和隋唐以来流行的佛教迷信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荀况「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当然，刘禹锡不可能不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制约。他对人类社会规律的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并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天命论」和迷信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的

根源。同时，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文章中也混杂着不少儒家的观点。对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充分肯定刘禹锡的进步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他的局限性。

现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刻本影印，供广大读者在注释和研究法家著作时参考。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十月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賓客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閨
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
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歟
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
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圓方相函予浩其無垠宵冥翕闢予走三辰以騰振
孰主張是予有工其神迎隨不見予強名之曰大鈞
歌以臨下予巍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
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乎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
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坳埴唯鈞所措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
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

或譽^平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
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于否
踰數而叵量雖一夫之不獲予亦大化之攸病謹薦
誠上問予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乎重霄予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
而燁煌頷之使前予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
生類積億橐籥圖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
不守以愚覆焉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
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

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途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衰汝窮將厚汝愚
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子招太和而與
居賞以待人子急以自拘道存壹與無示四隅軌物
之勢不作子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騰騰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俾鱗輩走灌莽苞
卑乃牙乃甲乃殲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薨各乘氣
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子無有泚惡彼多方子自生醜
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騙躑
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望所未至
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譬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
彼蕪葭之蒼蒼子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穉
子不若擗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子固容消而
力完揚且之哲子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
皓顙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子禁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悔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
余而何受教而回遽遽形開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
遽衣促盥端慮條想委佩低簪持薄叩顙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恩終期以
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嫗神噫濕淪色壞味
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
拔剖其室乃出遡陽眇眇傳刀蒙脊鱗然如痛痂如
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
裹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剗下上真質
焯見躊躇四顧道余周切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

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
所以彌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子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慙作子雄鉏為之
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子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
可刺子尚可遊乎醜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
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子將久
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子獵者之鉞不灌不淬子揉
錯銜鉉日鼓月揮子剗腴擊鮮睨燿燮以耀芒蒨淫
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子鼎用之而成妍有容
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

脩甃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滓開見水拭寒
焰以破皆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乎寄雄心
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
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商邑與夜郎諸夷錯雜
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竄是已
囂霧浮浮利于樓居城之巖譙實鄰所含四垂無蔽
萬景坐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霽
土洩而泥氣罕淋清子淫氛瞢瞢中人體支子為瘡
為瘵以曠滌煩子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
隅宛在藩落巖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獲樞眸子不
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睨
予櫺軒之外群山龍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

惟窈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湧
洞支流合輪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
族聳牙頤呀秋水灌盈凝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
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醽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
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綵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
行臘月寒盡溫風護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曄
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荅洞庭日與天
畫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
形枿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
氣護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瀟

沸翔禽跼墮呀咻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反陰二儀交
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靈
靈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熨空萬夫皆廢懸雷綆
繩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
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前塵濯烟宿巖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
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
眠以徂征金霞暈乎海隅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璫柄
如墮半沈層瀾雞咽嘶而晨鳴予日荏苒以騰晶動
植瞭予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

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
夢還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
水泉收脉故道宣音削衍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
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于沙礫時時止風振槁揚
埃蕭條遶聲與鴈俱來寒氣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
容飛雨凝滴灑林遍響淅瀝捎槭飛電照雪以騰光
柔蔬傲霜而秀坼矍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
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按耜反尼呂
以鼓櫟參鱸魴而如犧蟠木覲深孽祆憑之祈年去
厲蠲歆祗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卻略變